



打彈子

1

打彈子最好是在晚上。一間明亮的大房子，還沒有進去的時候，已經聽到彈子相碰的清脆聲音。進房之後，看見許多張紫木的長檯平列排着，鮮紅的與粉白的彈子在綠色的呢毯上滑走。整個檯子在雪亮的燈光下照得無微不見，連檯子四圍上邊嵌鑲的菱形螺鈿都清晰的顯出。許多的彈竿筆直的豎在牆上。衣鉤上面有帽子，圍巾，大氅。還有好幾架鐘，每架下面是一個算盤——聽哪，答拉一響，正對着門的那個算盤上面，一下總加了有二十開外的黑珠。計數的夥計一個個站

在算盤的旁邊。

也有夥計陪着單身的客人打彈子。這樣的夥計有兩種，一種是陪已經打得很好的熟客打，一種是陪才學的生客打。陪熟客打的，一面低了頭運用竿子，一面向客人嘻笑的說：『你噏吧！這等兒再趕不上你，這盆兒飯就不吃啦！』陪生客打的，看見客人比了大半天，竿子總抽上了有十來趟，歸根還是打在第一個彈子的正面就不動了，他看着時候，說不定心裏滿覺得這位客人有趣，但是臉上決不露出一絲笑容，只隨便的帶說一句，『你這球要低竿兒打紅趨白就得啦。』

打彈子的人有穿灰色愛國布罩袍的學生，有穿藏青花呢西服的教員，有穿禮服呢馬褂淡青哩嘅面子羊皮袍的衙門裏人。另有一個，身

上是淺色花緞的皮袍，左邊的袖子擋了起來，露出細澤的灰鼠裏子，並且左手的手指上還有一隻耀目的金戒指。這想必是富商的兒子罷。這些人裏面，有的面呈微笑，正打眼着『眼鏡』。有的把竿子放去背後，作出一個優美的姿勢來送牠。有的這竿已經有了，右掌裏握着的竿子從左手手面上順溜的滑過去，打的人的身子也跟着靈動的扭過，再準備打下一竿。

『您來啦！您來啦！』夥計們在我同子離掀開青布綿花簾子的時候站起身，來把我們的帽子接了過去。『喝茶？龍井，香片？』

彈子擺好了，外面一對白的，裏面一對紅的。我們用粉塊擦了一擦竿子的頭，開始游戲了。

這些紅的、白的彈子在綠呢上無聲的滑走，很像一間寬敞的廳裏綠氈毹上面舞蹈着的輕盈的美女。她披着鵝毛一樣白的衣裳，衣裳上面繡的是金線的牡丹，柔軟的細腰上繫着一條滿綴寶石的紅帶，頭髮紮成一束披在背後，手中握着一對孔雀毛，腳上穿的是一雙紅色的軟鞋。脚尖矯捷的在綠氈毹上輕點着，一刻來了廳的這方，一刻去了廳的那方，一點響聲也聽不出，只偶爾有衣裳的窸窣，環珮的丁當，好像是替她的舞蹈按着拍子一樣。

這些白的、紅的彈子在綠呢上活潑的馳行，很像一片草地上有許多盛服的王孫公子圍着觀看的一雙鬥雞。牠們頭頂上戴的是血一般紅的冠。牠們彎下身子，拱起頸，頸上的一圈毛都竦了起來，尾巴的翎

毛也一片片的張開。牠們一刻退到後頭，把身體蟠伏起來，一刻又奔上前去，把兩扇翅膀張開，向敵人撲啄。四圍的人看得獸了，只在得勝的雞驕揚的叫出的時候，他們才如夢初醒，也跟着同聲的歡呼起來。

彈子在檯上盤繞，像一羣紅眼珠的白鵠在蔚藍的天空上面飄揚。

彈子在檯上旋轉，像一對紅眼珠的白鼠在方籠的架子上面翻身。彈子在檯上溜行，像一隻紅眼珠的白兔在碧綠的草原上面飛跑。

還記得是三年前第一次跟了三哥學打彈子，也是在這一家。現在

我又來這里打彈子了，三哥却早已離京他往。在這種亂的時世，兄弟們又要各自尋路謀生，離合是最難預說的了；知道還要多少年，才能

兄弟聚首，再品一盤彈子呢？

正這樣想着的時候，看見一對夫婦，同兩個二十左右的女子，帶着三個小孩子，一個老媽子，進來了球房：原來是夫妻倆來打彈子的。他們開盤以後，小孩子們一直站在檯子旁邊看熱鬧；並且指東問西，嘴說手畫，興頭之大，真不下似當局的人。問的沒有得到結果的時候，還要牽住母親的裙子或者抓住她的彈竿嘮叨的儘纏：被父親呵了幾句，才暫時靜下一刻，但是不到多久，又閑起來了。

事情湊巧：有一次輪到父親打，他的白球在他自己面前，別的三個都一齊靠在小孩子們站的這面的邊上，並且聚攏在一起，正好讓他打五分的；那曉得這三個孩子看見這些彈子顏色鮮明得可愛，並且圓

溜溜的好玩，都伸出雙手踮起腳尖來搶着抓彈子；有一個孩子手掌太小，一時抓不起彈子來，他正在抓着的時候，父親的彈子已經打過來了，手指上面打中一下，痛得呱呱的大哭起來。老媽子看到，趕緊跑過來把他抱去了茶几旁邊，擎許多糖果哄他止哭。那兩個孩子看見父親的神氣不對，連忙雙手把彈子放回原處，也悄悄的偷回去茶几旁邊坐下了。母親連忙說，『一個孩子已經夠壞的啦。咱们打球吧。』父親氣也不好，不氣也不好，狠狠的釘了那兩個孩子一眼，釘得他們在椅子上面直扭，他又開始打他的彈子了。

在這個當兒，子離正向我談着『彈子經』。他說：『打得妙的時候，一竿子可以打上整千，』他看見我的嘴張了一張，連忙接着說

下：『他們工夫到家的妙在能把四個球都趕上一個檯角裏邊去，而後輕輕的慢慢的儘碰。』我說：『這未免太不「武」了！大來大往，運用一些奇兵，才是我們的本色！』子離笑了一笑，不曉得他到底是贊成我的議論呀還是不贊成。其實，我自己遇到了這種機會的時候，也不肯輕易放過，所惜本領不高，只能連個幾竿罷了。

我們一面自己打着彈子，一面看那對夫婦打。大概是他們極其客氣，兩人都不願佔先的緣故，所以結果是算盤上的黑珠有百分之八十都還在右頭。我向四圍望了一眼，打彈子的都是男人，女子打的只這一個；並且據我過去的一點經驗而言，女子上球房我這還是第一次看見。我想了一想，不覺心裏奇怪起來：『女子打彈子，這是多麼美的

一件事！氈毹的平滑比得上她們膚容的潤澤，彈竿的頎長比得上她們身段的苗條；彈子的紅像她們的唇，彈子的白像她們的臉；她們的眼珠有彈丸的流動，她們的耳珠有彈丸的勻圓。網球在女界通行了，連籃球都在女界通行了，為什麼打彈子這最美的、最適於女子玩耍的，最能展露出她們身材的曲線美的一種遊戲反而被她們忽視了呢？』那曉得我這樣替彈子遊戲抱着不平的時候，反把自己的事情耽誤了，原來我這樣心一分，打得越壞，一刻工夫已經被子離趕上去半趟，總共是多我一趟了。

現在已經打了很久了，歇下來看別人打的時候，自家的腦子裏面都是充滿着角度的縱橫的線。我坐在茶几旁邊，把我的眼睛所能見到

的東西都擎來心裏面比量，看要用一個什麼角度才能打着。在這些腹陣當中，子離口喰的煙斗都沒有逃去厄難。有一次我端起茶盃來的時候曾經這樣算過：『這茶盃作爲我的球，高竿，薄球，一定可以碰茶壺，打到那個人頭上的小瓜皮帽子。不然，厚一點，就打對面牆上那架鐘。』

鐘上的計時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。我向子離說，『這個半點打完，我們走吧。』

『三點十一塊找！要輔幣！手巾！……謝謝您！您走啦！您走啦！』

臨走出球房的時候，聽到那一對夫妻裏面的妻子說，『有啦！打

自碰到紅啦！」丈夫提出了異議。但是旁觀的兩個女郎都幫她，『嫂嫂有啦！哥哥別賴！』

北海紀遊

九日下午，去北海，想在那裏作完我的洛神，呈給一位不認識的女郎，路上遇到劉兄夢華，我就變更計劃，邀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。

那裏面有一條槐樹的路，長約四里，路旁是兩行高而且大的槐樹，倚傍着小山，山外便是海水了；每當夕陽西下清風徐來的時候，到這槐蔭之路上來散步，仰望是一片涼潤的青碧，旁視是一片渺茫的波浪，波上有黃白各色的小艇往來其間，襯着水邊的蘆荻，路上的小紅橋，枝葉之間偶爾瞧得見白塔高聳在遠方，與牠的赭色的塔門，黃金的塔

尖，這條槐路的景致也可說是兼有清幽與富麗之美了。我本來是想去那條路上閒行的，但是到的時候天氣還早，我們就轉入濛濮園的後堂暫息。

這間後堂傍着一個小池，上有一座白石橋，池的兩旁是小山，山上長着柏樹，兩山之間豎着一座石門，池中游魚往來，間或有金魚浮上。我們坐定之後，談了些閒話，談到我們這一班人所作的詩行由規律的字數組成的新詩之上去。夢葦告訴我，有許多人對於我們的這種舉動大不以爲然，但同時有兩種人，一種是向來對新詩取厭惡態度的人，一種是新詩作了許久與我們悟出同樣的道理的人，他們看見我們的這種新詩以後，起了深度的同情。後來又談到一班作新詩的人當初

本是轟轟烈烈，但是出了一個或兩個集子之後，便銷聲匿跡，不僅沒有集子陸續出來，並且連一首好詩都看不見了。夢葦對於這種現象的解釋很激烈，他說這完全是因為一班人拿詩作進身之階，等到名氣成了，地位有了，詩也就跟着扔開了。他的話雖激烈，却也有部份的真理，不過我覺着主要的緣因另有兩個：淺嘗的傾向，抒情的偏重。我所說的淺嘗者，便是那班本來不打算終身致力於詩，不過因了一時的風氣而捨些工夫來此嘗試一下的人。他們當中雖然不能說是竟無一人有詩的稟賦、涵養、見解、毅力，但是即使有的時候，也不深。等到這一點子熱心與能耐用完之後，他們也就從此銷聲匿跡了。詩，與旁的學問旁的藝術一般，是一種終身的事業，並非靠了淺嘗可以興盛得

起來的。最可恨的便是這些淺嘗者之中有人居然連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，他們居然堅執着他們的荒謬主張，溺愛着他們的淺陋作品，對於真正的方在萌芽的新詩加以熱罵與冷嘲，並且掛起他們的新詩老前輩的招牌來蒙蔽大眾：這是新詩發達上的一個大阻梗。還有一個阻梗便是胡適的一種淺薄可笑的主張，他說，現代的詩應當偏重抒情的一方面，庶幾可以適應忙碌的現代人的需要。殊不知詩之長短與其需求時之多寡當中毫無比例可言。李白的敬亭獨坐雖然只有寥寥的二十個字，但是要領略出牠的好處，所需的時間之多，只有過於木蘭辭而無不及。進一層，我們可以說，像敬亭獨坐這一類的抒情詩，忙碌的現代人簡直看不懂。再進一層說，忙碌的現代人乾脆就不需要詩；

小說他們都嫌沒有功夫與精神去看，更何況詩？電影，我說，最不藝術的電影是最爲現代人所需要的了。所以，我們如想迎合現代人的心理，就不必作詩，想作詩，就不必顧及現代人的嗜好。詩的種類很多，抒情不過是一種，此外如敍事詩、史詩、詩劇、諷刺詩、寫景詩等等那一種不是充滿了豐富的希望，值得致力於詩的人去努力？上述的兩種現象，抒情的偏重，使詩不能作多方面的發展，淺嘗的傾向，使詩不能作到深宏與豐富的田地，便是新詩之所以不興旺的兩個主因。

我們談完之後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；我們便起身，轉上槐路，繞海水的北岸，經過用黃色與淡青的琉璃瓦造成的琉璃牌樓，在路上談了